



尽管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纷纷下调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但全球经济继续保持增势已成定局，今年下半年和2015年甚至会出现加速回升。对于可能遭遇的风险，这些机构建议，各经济体应加快经济结构改革，消除基础设施缺口，提高劳动生产率，尽可能地释放潜在的增长动力



7月3日，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首次站上17000点大关。图为行人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大门前走过。
新华社发

国际机构预测全球经济保持增势

本报记者 李春霞 高伟东

机构预判略有分歧

从国际机构近期发布的全球经济预测来看，虽然对明年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持乐观态度，但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预期上存在不同的看法。

对于明年的全球经济，国际机构普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要高于今年。IMF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世界银行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在2015年回升至3.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将稳步复苏，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3.9%。

但当具体到不同经济体时，国际机构的预测出现了一些差别。在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预期上，亚洲开发银行认为，由于美国第一季度经济疲软，以及欧元区经济表现未达标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年主要发达经济体预计增长1.5%，这一数值既低于世界银行预测的1.9%，也低于IMF预测的1.8%。

而在发展中经济体方面，国际机构的乐观程度有了较大的不同。亚洲开发银行乐观程度要高一些，认为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今年仍处于稳定增长轨道，并维持今年4月份对该地区45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预期，即2014年增长6.2%。然而，世界银行与IMF并未如此乐观，世界银行将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预期从之前的5.3%下调到4.8%，IMF则将此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至4.6%。

各机构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期有不同的判断，体现了当前全球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

不确定性因素。

发达经济体亦忧亦喜

虽然发达经济体复苏仍在继续，但是欧美之间呈现较大的不同，美国经济在经历了一季度开局不利的局面后，展开了强劲反弹，而欧洲经济复苏步伐迟缓。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认为，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经济显示出更好的增长潜力，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艰难，宏观环境对拉动经济增长非常不利。IMF预计，美国经济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1.7%和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美国经济全年增速为2.6%。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强劲攀升，从6月的86.4升至90.9，创下自2007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

相对于美国的强劲，欧元区经济要稍逊一筹。受地缘政治危机牵动，欧洲外部需求减弱，内部需求成为增长主要驱动力，加之通胀水平处于低位，欧洲重债国和高失业率国家的投资受到压制，资本、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阻碍了投融资情况，影响了欧元区生产力的提高。IMF预计，欧元区经济2014年、2015年将分别增长1.1%和1.5%，数值明显低于美国的预估值。

而日本，由于存在取消财政刺激的预期，日本经济复苏缺乏后劲。IMF预计，日本经济2014年将增长1.6%，2015年则将减缓到1.1%。日本央行也调低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最初1.1%的增长率降至1.0%。

纵观上半年全球经济表现，尽管发达经济体利率很低，经济复苏的其

他制约因素也得到缓解，但这些经济体增长势头仍不够强劲，还需防范经济下行的风险。

发展中经济体缓慢上升

IMF的报告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权重计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购买力平价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实际国内生产增长比发达国家更强。在主要的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国经济正在转向更可持续的增长之路。IMF预计，2014年、2015年中国经济将分别增长7.4%、7.1%。世界银行预计，2014年中国经济将达到7.6%，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5%。

对于拉美国家而言，2014年可能是失望的一年。世界银行预测，2014年拉美经济将增长1.9%。IMF认为，巴西金融条件的收紧及商业和消费信心的持续低落抑制了投资并阻碍了消费增长，预计2014年、2015年巴西经济将分别增长1.3%、2.0%。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表示，靠全球量宽带来的资本外溢效应支持经济的模式已一去不复返，发展中经济体大都面临增长接近或者超过产能、金融收紧、高失业率和被闲置产能所困扰等问题。纵观下半年，世界经济能否最终步入复苏快车道，关键取决于各国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与成效。发展中经济体需采取政策措施克服增长痼疾，为改革留出空间和时间，发展中经济体迫切需要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消除基础设施缺口、提高生产率、促进潜在增长，主要发达经济体需要维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避免经济增长后劲不足。

视角

复苏不同步 趋势明显

李红光

对于全球经济走势，普遍的判断是温和复苏。但就在这温和的表面下，全球经济并不平静，各国经济差异化发展趋势愈发明显，复苏不同步成为显著特点，而这一特点也将与全球经济未来发展如影随形。

首先，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复苏不同步迹象日益明显。突出的表现是，发达国家经济开始恢复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势头放缓，两者之间的增速差距不断缩小。在最新预测中，尽管IMF同时调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14年的增长预期，但调降后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速要高于2013年的1.3%，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则低于2013年的4.7%。不仅如此，双方之间的经济增速差距也由2013年的3.4%降至2.8%。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尾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在发达国家内部，复苏步调也很不一致，甚至在欧洲内部，增长很不均衡。尽管一季度恶劣的天气减弱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力度，但从二季度开始，美国经济数据不断向好，表明其经济复苏并未严重偏离正轨，增长有望得到持续。反观欧洲，虽然已经逐步走出衰退，但通缩风险仍未解除，对物价下降的担忧抑制了消费和投资需求，经济增长动能略显不足。尤其欧元区内，各经济体表现迥异，核心国家的增长更为强劲，但债务水平高，处于金融分割状态的国家增长则比较疲软。发达国家复苏的不同步，从它们各自的货币政策中也能瞧出端倪，在美国和英国开始琢磨加息的时候，欧元区还在打算如何将货币宽松政策进行到底。

第三，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增长也出现较大差别。受外部环境和内生动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除部分国家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外，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较大滑坡。比如，市场目前对巴西经济前景的预期比较悲观。巴西央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巴西经济有可能已经陷入衰退，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不到1%。经济现实情况的不同步，也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货币政策上有着不同的选择，一些国家由于面临输入性通胀的风险，可能已经进入加息周期，另外一些国家则有宽松的余地而选择降息。

正是由于各经济体复苏不同步，全球经济的复苏形势才会变得非常纠结，各经济体在政策的选择上，都比较谨慎犹豫，总想等到更为清晰的信号。也许是各经济体政策上的不明朗，让各大经济机构对全球经济的判断出现反复，多家机构已经向下修正了之前的预测。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各经济体复苏的不同步没有影响金融市场出现普涨。今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一片繁荣，除少数几个国家的股市疲软之外，总体上呈现出上涨态势。尽管从基本面上看，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支撑如此大的涨幅，但股市、期市炒的往往是预期。活跃在股市、期市的资金，对经济走势极为敏感。因此，全球股市、期市的上涨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全球经济持续向好的提前反应。尤其在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刻调整、温和复苏的状态下，金融市场的抢眼表现让人对未来多了几分憧憬。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预计，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3.3%，

低于2013年11月份预测的3.5%



众说纷纭

全球经济活动正在回暖，但活力可能不如原先预期的那样强劲，因为增长潜力转弱，且投资不振。主要央行宽松政策对需求可能仅会产生有限的影响，各国应当在债务状况仍可持续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扶持经济增长，特别是应加大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投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目前中国正在朝着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努力，这一点非常令人鼓舞。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转向更加依靠内需，从过去过于强调出口转向其他方式。在任何一个国家，作出这样的转型和调整，出现经济增速放缓都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美国是当今全球经济复苏的亮点，其经济复苏势头已经确立。在最近一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美国采取了大量措施推动经济复苏，这些措施为美国国内需求和投资的复苏奠定了基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利亚

全球经济正在逐渐痊愈，经济增长在去年重获升势。更多发达经济体开始复苏，欧元区也最终摆脱了衰退，新兴经济体遭遇到的减速之痛看上去也有所缓解。但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依旧严峻，新的风险正在出现。

——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卡鲁阿纳

(默言整理)

对全球经济不应盲目悲观

——访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

本报记者 禹洋

展。

记者：您认为，全球经济复苏还存在哪些障碍？

陈凤英：股市、债市等虚拟经济反弹过快，令人担忧。在实体经济复苏依旧脆弱，制造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的情况下，欧美股市迅速反弹，尤其是美国股市不断创出新高。这背后主要是宽松货币政策创造的市场流动性在支撑，有虚高的成分在，增长不可持续。一旦泡沫破裂，很可能引发股市、债市大跌，导致企业融资困难，影响本就脆弱的就业市场，进而引发消费下降，制约企业生产，令经济再次陷入恶性循环，从而诱发新一轮的经济调整。

另一大隐患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变化。量化宽松的退出将改变新兴经济体的外部市场环境，结束廉价资本大量流入的局面。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将对那些主要依赖外商投资和初级产品出口的新兴经济体造成冲击，迫使它们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此外，地缘政治冲突也将增加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但我认为，只要各国加强沟通、积极应对，这些风险不会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威胁。

记者：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发展中国家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陈凤英：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尾部风险依旧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随着发达国家经济逐步走出低谷，资本会往发达国家回流，贸易壁垒、投资保护等危机期间暂时得以缓解的不利因素将会再次露头，对通胀压力与经常账户赤字并存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压力，增加结构性改革的难度。

尽管存在风险，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发展形势依旧乐观，后发优势明显：一是劳动力供应相对充足，人才优势凸显。发展中国家新增劳动力数量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且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二是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显著提升。这主要体现在外汇储备和内需的增长上。经济快速增长使发展中国家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提升了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国内需求的稳步提升则减少了对出口市场的依赖，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风险。最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基金的建立，也是发展中国家共同抵御外部风险的很好体现。

